



資治通鑑卷第九

通鑑

卷九

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一

一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澣凡二年項羽之

漢王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

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國名

而號曰漢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

高以帝為功最高而為帝 之太祖故特起此名焉

元年冬十月古有三正子為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  
歲首寅為人正夏用之以十月為歲首高祖以十月至  
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為歲首高祖以十月至  
霸上因而而不革至武帝太初元年定歷沛公至霸上  
改用夏正始以寅為歲首至于今因之  
考異曰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是月五星聚東井  
按魏收後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  
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讖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  
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  
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讖漢史而不覺  
此諺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繇云何允曰  
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  
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是  
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  
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  
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東宮少傅游雅  
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  
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秦王  
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秦亡  
子嬰降

細杯紐

六

應劭曰子嬰不致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  
之服組者天子鼓也係頸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  
謂綬也所以帶璽也組總五翻今綬紛條是也應劭  
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  
公台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  
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  
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  
虎細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  
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  
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以遷拜封諸侯之璽  
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諸侯之璽以發兵  
皆以武都紫泥封璽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  
外天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  
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周禮地官之屬有  
掌節鄭玄註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三禮義宗  
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韋昭曰節  
者使所擁也釋名云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  
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通鑑九

附史

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軹音紙軹道在諸將或言誅秦王沛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

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事見上卷秦且人已

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於吏使監守之也屬之欲翻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

同列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國乃舉豫兗青揚荆幽冀并八州有之

六國與秦俱稱王是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為家六為同列朝直送翻

天地東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墮讀曰隳記

昭三穆與太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

而攻守之勢異也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

帛財物之府分之奏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

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阨乙革翻戶口

多少彊弱之趣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

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

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

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樊噲起於狗者誠見如

留秦宮為上鴻門請讓項羽次之性沛公不聽張良

譜用官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

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

素為資編素有喪之服謂刑民也為下偽翻編工老翻今始入秦即安其樂

樂音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

此時博古官  
所藏之書尚  
在也蕭何收  
至項羽三月  
之火始盡

約法三章

弔民伐罪

之師三衣以

下惟漢祖與

我太祖耳

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

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濫又

矣苛音何細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如字况翻吾

當王關中與父老約灋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服度曰隨輕重制灋也李詩曰傷人有曲直盜

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餘悉除去秦灋諸吏民

皆蒙堵如故案次第也堵壻堵也言凡吾所以來為

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

諸侯至而守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

之秦制縣大率方百里十里一亭十里一鄉秦民大畏秦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君粟多非

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

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

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言無善狀也此

徭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

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

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

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計

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

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

項羽既秦

卒

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

萬人新安城南班志縣屬弘農郡古曰今穀州縣

一里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

號章却為雍王王關中雍於用翻王關之王今則來

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

內音納又如字今傳內從人者奴對翻從入者讀為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

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

進至戲戲許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

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

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其四

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

之應劭曰八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中

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孟康曰鴻門在新

豐東十七里舊大道下阪口名也姚察云在新豐古

城東未至縣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水經註

今新豐古城東有阪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

有同門水謂之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

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古城西至霸城五

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

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彩

此天子氣也周禮賦後民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

吉凶即後世所謂望氣者也晉天文志

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氣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氣象青木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皆帝王之氣急擊勿失楚

左尹項伯者尹右尹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

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

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

不義不可不語語為十餘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

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

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

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

游擊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

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少詩服翻沛公曰君為我呼

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要一項伯即入見

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

敢有所近文穎曰毫末也師古曰

近其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

能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

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倍讀項伯許諾謂沛公曰

旦則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

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

中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

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

門謝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

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

小人之言今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言之不然藉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

范增數目項羽范增所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

有缺增舉以示羽蓋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

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若夜也師古曰

凡言為壽者謂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

坐坐也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壯則入為壽壽畢曰軍

中無以為樂樂音洛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

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

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

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者所以蔽身者軍門衛

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擊也遂

入披帷立在旁曰帷釋名曰帷目視項羽也昌負

頭髮上指目眦盡張此之賜也又在項羽拔劍而

踞曰踞其紀翻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

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



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

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

能飲乎又高扶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

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

叛之懷王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

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近其還軍霸上

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

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

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

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

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

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置留也

於鴻門不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

姓譜夏侯出自夏后之後杞簡公為楚所滅其弟佗

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為侯謂之夏侯

因而命氏紀春秋紀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

間行趨霸上班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也文帝更名

趨謂之趨遂須翻後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

以義推又七喻翻

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

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度徒沛公已去間至軍中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勝音謹使臣良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勝音謹使臣良

項羽感陽

奉白璧一雙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拜奉亞

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師古曰謂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

上坐相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數

之聲音烏聞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

也吾屬今為之屬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

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

三月不滅收其寶物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秦民初

無所侵暴而後及為項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

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

燒殘破只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

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曰沐猴猶猴也言雖著人衣冠其項羽聞之烹韓生

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

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使項羽

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何以

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謂初起兵時假立諸侯後

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吏記正義曰

如二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

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

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

懷王夫有

主意非庸

君也惜權不

在耳

項羽王義帝

王諸侯自

稱西楚霸王

九二日五十七

通一五九

七

游游即流也言乃徙義帝於江南都柳史記曰長沙

縣屬桂陽郡蓋高祖定天下方二月羽分天下王諸

將羽自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淮以北

以東吳廣陵為東楚後山九江江南長沙漢書為南

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

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班志

楚師古曰孟說也是也義曰徐州縣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

約惡鳥路翻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

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

南鄭巴蜀漢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

者蜀人也著蜀鑑曰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

乃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均房

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歸之

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以此城

庸即今均房州地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

而三分關中王秦降

將以距塞漢路塞悉則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

丘班志扶風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所都也秦曰廢

廢周故曰廢丘括地志廢丘故長史欣者故為櫟陽

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章邯降楚故

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韋昭曰塞在

塞史記正義曰櫟林塞今華州潼關古曰取河華

之固為阨塞耳非櫟林也塞先代翻櫟陽縣屬馮翊

括地志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改為大興

縣唐復為萬年秦獻公所城櫟陽故城在今雍州櫟陽

縣東北二十五里項梁嘗有櫟陽速請斬獄掾曹丘

各書以抵欣而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櫟音藥

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

隱曰今鄜州有高奴城居地志延州城即漢高奴縣

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漢為膚施高奴臨河縣

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州以界內項羽欲自取梁

延水為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縣是

地乃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班志縣屬

瑕丘申陽者張耳雙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

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

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

為洛陽縣三川中治焉後漢都雒陽改為雒漢以火

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水韓

之忌也水得甘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而加水韓

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

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河內都朝歌縣故

殷都也因以名國徙趙

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

山王王趙地治襄國括地志州本漢襄國縣秦置

鹿郡項羽改曰襄國予據班志襄國縣屬趙國信都

縣屬信都國漢蓋又分為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

國今邢州所理

龍岡縣城是也

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冠古

王歇

班志當陽縣屬南郡九江應劭曰江自房江尋

大

江中記正義曰九江在尋陽縣南皆東合為

徒壽春號曰鄢秦滅楚於此置九江郡

陳

當君吳芮

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班

志

邾

邾

邾

邾

邾

邾

邾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故無終子之國班志

遼東郡界蓋稱今韓廣都於燕將滅秦從楚救趙

姓譜滅姓魯孝公因從入關故立秦為燕王都薊

注薊城西北隅有薊立故名薊音計徙齊王田市

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

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

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史記

曰博陽在齊北班志太山郡靈縣濟北王都豈博陽

即此地邪余據濟北有博關博明切蓋在博關之南也

禮翻田榮數負項梁數所又不亡將兵從楚擊秦以

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

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

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班志南皮縣屬

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南皮故城在倉州南皮縣北四里因環封之三縣音環

官番君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矣漢王怒欲攻項羽

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灌風俗通曰蕭何諫曰雖王

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

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誑於一人之下

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詩與屈同臣願大王

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塞霍

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

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

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

令良厚遺項伯遺于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

月諸侯罷戲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先是諸

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

高祖於鴻門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羽見

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壘許宜翻各就國項

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

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漢京兆杜縣之南也如淳曰蝕

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皆礙南山其

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

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張良送至褒中地理志

即是子午谷李奇韻音力張良送至褒中

屬漢中郡師古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括地志褒谷

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季文子曰褒谷在

褒城北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同為一谷自褒谷至鳳

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谷在鳳翔府郿縣谷

中褒水所流穴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

山架木而行道蓋架木為之棧士限翻公

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

休士諫翻且示項羽無東意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

膠東而以田都為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

田榮自王

都亡走楚走音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

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

是時彭越在鉅野有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

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

齊之地齊謂齊及濟北

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

宋明

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

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戾此項羽不平乃

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身說讀項羽為天下宰

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

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

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齊王

許之遣兵從陳餘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

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穰侯班志穰縣屬南

已又殺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元符六年不得推擇

州縣無行言無善行可推擇也行下孟翻不得推擇

韓信

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行賣曰商坐販常從人寄食

飲人多厭之信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匹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

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

怯耳因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刺七不能死出我袴

下徐廣曰袴一作騰騰股也漢書作跨同耳師古曰

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乃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

蒲伏俛音免俯首也伏蒲北翻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

淮信拔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

孰視二字正英 雄不得已忍耐 處所謂愛其身以存心也

大... 通... 水...

羽以為即中數以策于羽羽不用數所角漢王之入蜀

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坐當斬連敖史記表信為

作票官索隱以為誤徐廣於周竈表以連敖為典客班表

蓋以信末為據李奇曰楚官名如淳曰連敖楚官左

傳楚有連尹莫敖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

仰視適見滕公曰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祖為滕令故號滕公上不欲就

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

與語大說之說讀曰悅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班表

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至漢改內史為大司農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

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

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

數所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入有言王曰丞相

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

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

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

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

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余謂何

與此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長王于必欲爭天

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

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

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吾為

信

蕭何薦韓



翻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

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

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

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

坐上時掌翻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

計策信辭謝曰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

耶卿讀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曰惟信亦以為

大王不如也惟史記作惟漢書作唯師古曰唯弋癸

字子謂如漢書本文則當如師古如然臣嘗事之請

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於鳩翻噁鳥路

栗翻怒卓嫁千人皆廢晉灼曰廢然不能任屬賢將

屬之翻發怒聲也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

嘔素隱曰嘔嘔猶姁姁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

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利敝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

也余謂角訛者利之義敝舊敝也師此所謂婦人之

古曰刑五九翻蘇林太官翻又音專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閔中而都彭城

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折蒲殊翻王干

王王王當王同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

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

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

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不且三

秦王為秦將謂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

不可勝計勝音升翻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

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

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瀆與秦民約瀆三

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

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

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

置分而署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

從故道出襲雍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班志故道

當縣杜佑通典曰故道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

敗還走止戰好時又敗功志陳倉縣屬扶風唐之岐

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時縣屬扶風孟康曰時音止

好時故縣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好走廢

時故城是也李文子曰在今鳳翔天興縣界

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賢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

上上郡渭南後曰京兆郡河上後曰馬期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歐

音合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

之陽夏不得前夏音賈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

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

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古以東鄉之位為尊沛公見羽於鴻門羽東鄉

坐韓信東鄉坐李左車而師事之是也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

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母以老妾

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可

陵母為于偽翻語牛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

以距漢班志吳縣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

遺于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

齊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并其地是

歲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素官

劾曰侍御史之項王使趙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

稍叛之趣讀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

之江中九江王黥布衡山王陳餘悉二縣兵與齊

吳芮臨江王共敖

項羽執義帝

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立漢

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

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為于留

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自韓間行歸

漢間古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特將未嘗獨將

兵也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陝陝失

鎮撫關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

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

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

王 漢王還部灤陽 諸將拔隴西 春正月項王

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

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

相聚叛之 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章平也雍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註見三卷赧王五年師

晉境即今之同州朝邑界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

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

書里中社孔穎達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

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

民二十五年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

立韓王信

齊王榮敗

陳平

弘治二年

弘治二年

月監乙

十一

監生裴鳳錄

平為宰

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

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

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

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

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也濟子禮翻

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

後事項羽賜爵為卿

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殷王反項羽使平

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

師古曰言無幾時

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

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

挺身間行拔身間出而行也言平

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脩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

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偽翻所言不

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證而說之

說諫問曰子之

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

典護軍

使平典護軍而監護諸將也

諸將盡謹曰

謹音喧譁然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

監護長者

監古漢王聞之

愈益幸平

漢王南渡平

陰津至洛陽新城

班志平

陰縣屬河南郡水經河水

新城縣地志洛州伊關

時屬縣界惠帝四年始置

伊關取伊關山為名

三老董公遮說王曰

亭有長十亭一

老掌教臣聞順德者昌逆

德者亡兵出無名

兵出有罪

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

漢王為義帝

發衣

漢之夢不寤其於  
此所謂討罪之師  
名心言順也  
比隆者也然實  
自董公嘗

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故殺其主故謂遷義帝於

中殺讀曰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文穎曰

已有仁天下歸之不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大王宜率

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

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

而大哭哀臨三日如淳曰袒謂脫衣之袖也袒徒旱翻眾哭

曰臨力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

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

三河士韋昭曰河內也南浮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

楚之殺義帝者史記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中兵

下東行至徐州擊楚余謂正義之說迂矣三河在彭

誠之北已不可謂南收三河士若發關中兵南浮江

漢獨不能出武關而浮江漢而必入子午谷至漢中

而下漢水和况子午道此時亦未通鑿其可引之而

為說乎此特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只南浮江漢下

兵以夾攻之也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師古曰非也

當時漢未有此稱號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

直言諸侯及王耳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

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千

季餘乃遣兵助漢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

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余考正義所謂

漢之夢不寤其於  
此所謂討罪之師  
名心言順也  
比隆者也然實  
自董公嘗

漢之夢不寤其於  
此所謂討罪之師  
名心言順也  
比隆者也然實  
自董公嘗

漢之夢不寤其於  
此所謂討罪之師  
名心言順也  
比隆者也然實  
自董公嘗

漢之夢不寤其於  
此所謂討罪之師  
名心言順也  
比隆者也然實  
自董公嘗

漢之夢不寤其於  
此所謂討罪之師  
名心言順也  
比隆者也然實  
自董公嘗

漢之夢不寤其於  
此所謂討罪之師  
名心言順也  
比隆者也然實  
自董公嘗

方欲伐楚忽為此何耶

漢王敗於彭城

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  
 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  
 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二萬餘人歸漢漢王  
 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項羽併王梁楚徙魏王  
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  
 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  
 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  
 齊而自以精兵二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魯即伯  
秦置魯縣屬薛郡漢後以薛郡為魯國史記正義曰  
魯今兗州曲阜縣蕭縣屬泗水郡唐徐州蕭縣是  
 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

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

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臣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

西蕩蕩渠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壁東而

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逼穀泗服慶

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縣界又詳睢水逕穀熟而兩分

而睢水為斷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為兼稱穀水之

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

相而入于泗謂之睢口泗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

南至下邳入淮孟康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

史記正義曰靈壁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漢軍  
 却為楚所擠擠子詣翻排也又子奚翻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  
 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  
 揚沙石笏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  
 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

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曾元

公主曾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蓋也師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最長

故號曰元不得為蓋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

貢父曰韋昭是也二子車下推吐雷翻滕公為太僕滕公夏侯嬰也史記曰嬰從擊秦軍洛陽東賜

爵封轉為滕公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

僕之長中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

大夫也驅秦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

保護脫二子齊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

不相遇反遇楚軍審姓食其名食其音異其將間行以避楚軍乃反與楚軍相遇也間

古覓翻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質音是時呂

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班志下邑縣屬梁國梁國秦陽郡漢改為

宋白曰今宋州陽山縣即古下邑城漢王聞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

侯皆背漢復與楚背蒲寒王欣翟王翳亡降楚田

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

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今其立功共破楚也余謂等棄之者言捐以與人與棄

也張良曰九江王布楚將師古曰臬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

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

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翻即欲捐之捐之此

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

非漢王不能有此識見非面侯不能有此學畫

田橫復定三齊

六百九十九



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

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

相責曰謂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

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師古曰材欲親

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陽遂至虞

屬梁國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宋白曰古虞謂左右

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謂者隨何進曰不審

陛下所謂姓譜隨姓也侯之後又二杜自之

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

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

漢王使與二十人俱下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

會蕭何亦發關中兵弱未傳者傳漢曰附三

有一年諸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漢曰律言二十

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

為罷廢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

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五十一乃得

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傳者皆發之未二十

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傳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

也役悉詣滎陽漢軍侵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

北與漢戰滎陽南京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故曰

城也應劭曰京縣今有大索小索亭括地志京縣城

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

曰成臯城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

四里宋白曰滎陽縣故城在鄭州滎澤縣南十七里

陽縣晉灼曰索音熱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

將苛音求索之索日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班志重泉縣屬馮翊地

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氏又史記惡來革之

大駱日漢王欲拜之必甲日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得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乃拜灌

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立擊楚

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

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西北

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屬之周勃灌嬰等言於漢王

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其中未必

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

仲翻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

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

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日臣所言

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尾生

信士或日即微生高孝已商高宗之孫以孝行著行下孟翻而無益勝負之數陛

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音謀之士顧其計誠

足以利國家不耳不讀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

召讓平日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

者固多心乎平日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

者固多心乎平日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

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

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

身來身即果翻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

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

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

乃不敢復言魏王豹謂歸視親疾謂歸謂謂至則

絕河津反為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六月漢王

還櫟陽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漢兵引水

灌廢丘廢丘降章即自殺盡定雍地以為中地北地

隴西郡自置中地郡後至九年罷蜀內史武帝建元

宣曲任氏

為右扶風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初秦之亡也豪桀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漢

長水宣曲胡騎高祖功臣有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

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師古曰宣曲觀名索隱曰

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公及楚漢相距滎陽

民不得耕種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者數世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

子為漢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

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

兵以給軍未嘗乏絕謂徒弟翻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

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

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又復扶於是漢王以韓信

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

誰也對曰栢直姓譜栢拍皇氏之後額項師拍招王

曰是口尚乳食帝譽師栢景春秋拍國為楚所滅安能當韓信

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

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

矣韓信亦問嬰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嬰生曰

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威兵蒲坂以塞臨

晉塞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

陽以木罌渡軍藁安邑班志夏陽縣屬焉迎秦之少

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魏為界木罌張慶曰以

木押縛罌全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全以渡

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罌全謂魏王豹驚

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傳直戀翻言以

王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漢之敗於彭城

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背蒲韓信既定

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

王歇王趙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

陳餘王代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卷第九

資治通鑑卷第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起疆圍作器一盡著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可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

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在陘音刑杜佑曰井陘口

土門按宋白續通典鎮州石邑縣有井陘山甚險固  
又鹿泉縣本漢石邑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至德初

此軍之所必  
用間也

改各獲鹿又井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于錡山即此  
地註云燕趙謂山脊為陘陘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  
方高中央下如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  
井故曰井陘

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鬪謂乘取代之勝其鋒

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也蘇取薪

也草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車併行謂騎不

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鄭康成曰行

也止居曰願足下假臣竒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

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間古蒐翻師古曰輜衣車也

輜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釋各云

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

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一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

兵不用詐謀竒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

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

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

三十里止舍止軍而舍息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

傳發傳令軍人持一赤幟漢旗幟皆赤從間道躡山

而望趙軍如淳曰草音蔽依山以自覆蔽也杜佑曰

陘山亦在石邑意間道躡山即此誠曰趙見我走必

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疾速也拔趙幟立漢赤幟令

其裨將傳餐曰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

翻

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

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行立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信蓋謂趙聚兵塞井陘之

阻險而還師也還音旋又如字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陳史記正義曰綿蔓水自并州北流入井陘趙

軍望見而大笑平曰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

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

水上軍走音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

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師古曰

言決意不可敗也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

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

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

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將即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

之不能禁也於是泄洩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

水上水經註泚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

又下計翻禽趙王禮翻諸將効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

灑右信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

曰破趙會食信與皆同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

也信曰此在兵灑爾諸君不察耳兵灑不曰陷之死

地而後生孫子九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為死地曹

韓信破趙

孫子九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為死地曹

者疑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

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師古曰言如忽入市廛驅其人以赴戰非素所習練者也其

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子之生地皆走寧

尚可得而用之乎頭曰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

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子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

其縛東鄉坐師事之下讀曰與問曰僕欲北伐燕東

伐齊何若而有功何若猶言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

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權所以稱物見其輕重也左

首敗亡之餘不足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

在秦而秦霸百里奚秦穆公信而用之遂霸西戎非愚

於虞而智於秦也用此不用此其不聽也誠令成安

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

得侍耳言得侍左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

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至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

朝而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

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耒音瑜靡也此言當

不能自保其生業皆輟耕釋耒時之人畏信之威聲

命者此將軍之所忘也然而眾勞卒罷罷讀其實難

用令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

得攻之不拔情見兵詭道也乘勢以為用者也屈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



則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  
之敵矣見賢遍翻屈其勿翻曠日持久糧食單竭  
單與殫同盡也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

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  
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由從也言

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

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

路首式救翻頭之所向曰首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

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慕其所長於燕慕顯也示燕必

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

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

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

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

奇兵渡河擊趙數所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

城邑發兵詣漢甲戌晦月盡日有食之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隨備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此太

周官之大宰漢奉常居官有大宰師古曰具食之三

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

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說輸芮翻下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

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倍與背同

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者鄉讀曰嚮下同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李奇曰版墻版也築杵也大王宜悉九江之眾身自將之為楚前鋒將即亮翻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垂拱手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

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背清妹翻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徼循也凡邊謂之邊徼蓋使人循徼禁姦非因以名之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障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言自彭城至滎陽成臯中間有梁地間之彭越時反老梁地是楚之敵國也故云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

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

臣竊為大王惑之易以翻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

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倍與背同項王必留留數

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

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

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

江舍傳舍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而夫後客復來方

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

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

楚師古曰構結也言昔可逐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

漢并力布曰始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

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且子余翻數月龍且破九

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

漢十一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

見賢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

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帝以布先父

嶠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

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帳若今之帳設也御謂服御

也從才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

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

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臯楚數侵奪漢甬道所

漢 九江王布歸

角漢軍之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音異其也其字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

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

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衽衣襟也鄉讀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言將使食其行使六國授之以印而使佩之趣讀

曰促下同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子房張良字也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

張良謀三六

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時漢王方食故

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度徒洛翻今陛下能制項籍之

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殷賢人里門曰閭表顯異也紂囚箕子殺比干武王克殷釋箕

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慎曰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臣瓚曰鹿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

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杜佑曰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臣瓚曰鹿以賜

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

大

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發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曰軒曲周屏車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亦載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又復扶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

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化華戶放牛桃林之陰晉

曰桃林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園三百里十三州記弘農有桃

丘聚即桃林也師古曰桃林山谷在閿鄉縣東南西南去湖城縣二十五里以示不復輸

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

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

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

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服虔曰惟當使楚無彊疆則六國弱

而從之晉灼曰當今惟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安得而片之乎陛下

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哺音步食豎儒幾敗而公事而

也公尊稱也高祖嫚罵人率曰令趣銷印荀悅論

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日形二曰勢三曰

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

進退之機也惜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

等而功殊者二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

六國自為樹黨事見七卷秦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

六國自為樹黨事見七卷秦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

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  
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  
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  
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  
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  
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  
趙之斃事見八卷秦與昔下莊刺虎同說者也下莊  
虎管豎子止之日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  
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  
先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益臨時之急則可也國之立其日  
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甚牙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

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敝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  
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  
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  
之上而趙不能敗事見上卷三年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  
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事見上卷二年何  
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  
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  
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  
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喪息浪翻士卒  
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

即李斯滅六國之策

秦滅六國

漢滅項氏

以金故

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  
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  
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告與時  
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漢王謂陳平曰天下  
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  
龍且周殷之屬鍾離古鍾離子之後以國為姓龍姓  
出於龍伯氏又曰出於舜納言之龍  
師古曰味莫曷翻其字從本末之末且子余翻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  
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間古  
竟翻項王為人  
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

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  
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  
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  
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  
平使為大宰具禮大禮頤曰太古著諸侯遣使交聘其宰  
禮石台如其命數以三牲具為一宰秦  
禮古法軍興之時不能備古之宰禮故以太宰具為  
盛禮孔穎達曰按田禮膳夫王日一舉彘十有二物  
謂太宰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宰則諸侯日食  
少宰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出衰亂玉藻  
云天子日食少宰以朔月入宰諸侯日食特牲月少  
宰則知大夫日食少宰以朔月入宰諸侯日食特牲月少  
持豚故內則云見丁具朔食註云天子日食無文朔月  
宰大夫特豕士特豚諸侯祭以太宰得殺牛諸侯之

通鑑十

大夫祭以少牢得初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者侯侍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

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

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惡麤惡草草率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

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

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

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疽千余翻

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誑居

欺王可以間出間古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

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

子車以黃縵為蓋裏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蔡邕曰以犖牛尾為之大如斗或在駢頭或在

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左左駢當鑣上師古曰應說非爾雅翼犖西南夷長鬣牛也似牛而四節腹下及肘

皆有赤毛長尺餘而口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此牛尾為之繫之左駢馬軛上蓋馬在中曰服

在外曰駢駢即駢也安最外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上縣徒倒翻又音毒曰食盡漢王

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

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縱千容翻

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

縱公相謂曰及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

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轅姓

譜陳大夫轅濤塗之後以其通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

所本考之亦與爰素一姓



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今榮陽成臯間日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

趙地連燕齊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

時他皆君王乃復去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

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葉間班志二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宛鄧與黥布

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

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

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雖音羽

乃使終公守成臯姓也姓譜陸終之後而自東擊彭越漢王

引兵北擊破終公姓也姓譜陸終之後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

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榮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

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

降漢人為虜矣若北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提公

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逃漢書逃作跳如淳音

索隱徒彫翻晉灼曰跳獨出意如淳曰逃謂走也余謂左氏傳例氏逃廿六上曰潰在上曰逃太史公蓋用

此例温公仍獨與昧公共車出成臯王門張晏曰王

北渡河宿小脩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晨自稱漢使

馳入趙壁張耳韓耳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

通鑑

召諸將易置之信可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

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孟行下拜韓信為相

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

楚遂拔成臯欲西灌使兵距之鞏班志鞏縣屬河南

汝洛地圖云鞏固也鞏縣在洛令其不得西秋七

水之間言四面有山可以鞏固

月有星孛于大角孛天志孛之屬也偏指曰孛

惡氣之所生也內不無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

蔽不明有所傷害孛君若不攻李星將出孛何

懼由是言之災甚孛君若不攻李星將出孛何

房南眾星曰騎官左孛君若不攻李星將出孛何

廷臨江王敖薨子尉嗣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

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鄉讀曰

又郎中鄭忠說止漢王漢制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

翻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

石皆屬郎中使高壘深塹勿與戰七漢王聽其計

令說式高翻使將軍劉賈盧縮將卒二萬人縮烏騎數百度白馬

業之屬也積子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

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彭越攻徇梁

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睢陽秦縣屬碭郡漢屬梁

宋州宋城縣杜佑曰漢外黃故城在陳留郡九月項

雍丘縣東春秋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即此

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挑徒

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

鄭生勸取  
教倉粟

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

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

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大戴禮曰食穀者智慧而不可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  
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炮神農時人

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  
黃帝時始有金飭火食之道成矣夫教倉天下轉

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

守教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適讀曰謫卒謂  
卒之有罪謫者

所謂謫  
戍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

易以  
豉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

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耒手耕  
曲木也工女下機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

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口在代郡師古曰  
瓚說是在壺關無飛狐之名地道記恒山在上曲陽縣

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  
口北則代郡也水經註代郡用四  
記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  
郡城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口

士悉則翻行戶剛翻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謂因地形而  
據之以制敵則天

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以教倉食其又說王曰

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口宗彊在滎岱阻河濟

齊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曰滎  
濟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曰滎  
濟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曰滎

近其  
鞏翻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

卷之八十八

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

考異曰史記漢書皆

以食其勸取教倉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臣謂分為二者是

上曰善乃使

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

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

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

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

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

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

樂音項王

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

毛晃曰昔恩亡德曰負倍與背同蒲妹翻於人

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按

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

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

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

河自砥柱以下龍門以下

為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豹國於河北出井陘

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為東也

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

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

酈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據敖倉塞成臯則項羽不能西

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為漢有

齊楚將安歸乎白馬津在唐滑州太行阪在唐澤州

界杜佑曰蔚州飛狐縣漢廣昌縣地飛狐口王疾先  
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

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

下以距漢先悉薦翻華戶化翻姓也姓譜宋華父者始立華氏張指曰濟南歷山之下余據

食其傳曰軍於歷城則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

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為樂樂音洛韓信引

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辨士蒯徹

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間古覓

吏翻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

軾掉三寸之舌軾車前橫木人所憑者掉徒釣翻搖也下齊七十餘城

將軍以數萬眾咸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

生為實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在膠西宣帝本始元年為高

密國宋白曰高密春秋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此

史記也班書作橫走博博陽近清河博關此正韓信

自趙進兵之路臨淄既破君相皆出走其後韓信既

虜田廣於濰水灌嬰又敗田橫於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

山郡括地志故羸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

博城漢太山之博縣守相田光走城陽相息將軍田

此博陽即博城之陽既軍於膠東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

水之楚大司馬咎守成臯漢數挑戰數所角翻楚

東也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

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鄒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

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鄙在鄭地汜釋音云在襄城則亦非此汜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索隱曰此水今見各汜水音似臣瓚說是張晏曰在濟陰亦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括地志汜水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各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括地志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一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汜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澗無水城各有二面在教倉西郭綠生述征記曰一澗橫絕上過各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就教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

分羹

滎陽東聞羽至壘正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

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

招羹如淳曰俎高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槽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

如說是俎在呂翻方言高晉秦隴謂父為翁若汝也而亦汝也古者以招盛羹今之側盃有兩耳者也

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

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

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公休許容翻徒以吾兩

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

史記卷六十九

通鑑卷六十九

項羽

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三令壯

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應劭曰樓煩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

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格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奇說是射而亦

翻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

瞋目叱之真翻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

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間問微問也乃項王

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即就也相與臨廣

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數所

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

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

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收私者收取其財以為私有殺秦降王子嬰

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

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

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

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

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

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捫音門摸也師古曰傷臂而漢王病創卧初

良張良疆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疆其兩翻母

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行下疾甚因馳入成皐韓

弘治三年 通鑑 十一 監生裴鳳錄

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

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敵其鋒不可當

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孫子九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者也易以

敗翻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信臣常所親信之臣亡城

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

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

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事見上卷元年不足畏也且夫救齊

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

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徐廣曰濰水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

入海索隱曰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註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

即此數濰音陣韓信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

流盛時征翻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雍囊水大至龍且軍

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

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史記正義曰城陽在濮州東

南九十一里子據班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地

正義此誤與上卷二年田橫起城陽同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

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臺下

田橫田橫走梁歸彭越嬰進擊之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屬

田橫王居齊

田橫走梁歸彭越嬰進擊之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屬



北海郡高祖分置千乘郡括地志千乘故  
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上乘繩證翻曹參擊田

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立張耳為趙王漢

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縣

首於木上曰梟索隱曰欣自刺於汜水上留四日復

如軍軍廣武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

覆之國也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

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

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

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

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

徵其兵擊楚操七刀翻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

武涉盱台音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

勦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分換問翻奪人之地已破

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

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厭於鹽翻且漢王不

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所角翻史記項王憐

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倍蒲妹翻下同復擊項王其不可親

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

王祥信考  
齊王

必終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

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

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

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三分即

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

宿衛信先仕楚為郎中故云然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倍，浦

同。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予讀日與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衣衣下於既翻推吐言聽計用，故吾得以

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

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搯人

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

之背，貴乃不可言。以微言動信言背漢則大貴也相息亮翻韓信曰：何謂

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難乃且翻憂在亡秦而已。師古

在滅秦所憂者唯此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

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暴步木翻又如字凡暴楚

人走彭城，轉鬪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

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

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

功，折北不救。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者此所謂智勇俱不能自救也折而設翻

蒯徹說韓信及漢

大史記卷之六十一

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其

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

命懸於足下懸讀曰懸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

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

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

疆齊從趙燕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鄉止楚漢之戰聞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鄉讀曰響

下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

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

膠泗之地膠泗二水名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

朝於齊矣師古曰深拱世高拱也朝直遙也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

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

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

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

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是異處此二人相

與天下至驢也然而卒相合者何也不子恤翻患生於多

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必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

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者

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

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盡而獵狗烹

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種章勇翻此二句音鉤

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戮震主之威，拔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意忖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師古以謂能聽善謀也。給又扶又翻

機也。聽過計生而能久安者鮮矣。鮮息善翻故知者決之斷也。斷丁疑者事之害也。審其釐之小計。豪長毛也。亂反。

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前日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功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

我齊遂謝蒯徹。謝去辭之。因去佯狂為巫。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北徙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應劭曰：此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注皆貉類也。蓋貉人及燕皆來助漢。孔穎達曰：貉傳說貉多是東夷故職方掌九夷九貉。鄭志云：趙附云九貉即九夷也。又周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貉讀與貉同。

更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衣衾上喚翻。斂力贍翻。與作也。四方歸心焉。是歲，以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

班表：中尉秦官。掌獄。秦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昌從弟也。

按：綱目是年八月漢初為笑賦。

也。

也。

楚漢約中  
今天下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

公說羽請太公太公呂后為楚所羽乃與漢約中分

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曰於滎陽下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

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

也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

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之引

河水以灌大梁謂之洪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

官渡水杜佑曰鄭州滎陽縣西有鴻溝楚漢分境之

所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六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

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

二為大半有一分為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

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史記正義遺唯季翻余漢

謂音如字亦通遺留也

王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

西

